

钱鍾书研究丛书

钱鍾书

在澹定中寻觅

钱鍾书学术的
人间晤对

李廷华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I206.7/383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13908

序

范旭仑

最聪明的人是小说家。他幻拟天地，捏造人物，给我们欢喜快乐。钱先生是小说家，是智者通人，二者通融浑化，若无毛质。钱先生说文论学，为的是抉发无毛两足动物的根性，向世人表达他对人类最透辟的了解。思想或智慧是钱先生“根本我”，是其作品的第一义谛，比了这种“根本我”，学问不过是沉淀的渣滓，是“寄生我”。茶叶初到外国，洋鬼子用锅去煮，滗去茶汁，专吃那叶子；我们这些二毛子也是这样读钱看钱，光盯上了“无机体”的渣滓，而滗去“有机体”的智慧，反倒来嘲笑贬弹钱先生没有思想、不成体统。用板筑常器，甲乙丙丁，经之营之，是学究专家的人工；楼台忽现而不见施为，无缚无脱，万用在中，是天才宗师的神通。天才的智力与常人的识力相差得不可以道里计，常人无法把捉天才。

廷华先生是向写小说处安身立命的，原来就有小说家的智慧和事功。他的读钱，正冥合遥契钱先生的亲炙古人，是“资吾操觚自

2 在澹定中寻觅

运之助”——不比我们，为了得学位弄职称来沽名饷口。好比只有女人会看透女人。廷华先生剔灯见光，凿石见火，心灵电线也似的跟钱著接触，云开电射，和它结成“精神眷属”（les familles d'esprit）。

钱著意蕴重重膜裹，已成“被围困的城堡”。各路好汉都在施展自家的拿手绝活，敲门窥墙。撬下一砖捉进实验室里去搬弄，铢称寸度，懵然不识其精神命脉——廷华先生绝不是那种学家。他乘飞机下眺，眼界空旷，没有枝节零乱的障碍物来扰乱视线，目穷千里，直凑单微。

不是学院派，不入主流，不随大流，廷华先生全凭默识灵悟，自立门户，径直和哲人把晤对话。学有上中下三等；上学以神，中学以心，下学以耳。廷华先生已逾“心听”之境，而騷騷乎优入“神听”之域。

一粒粟中藏世界，一滴水可揣知大海味，一篇千字小品照样能焕发钱著的光华。“说来，钱先生应算是一个悲剧人物，他自序里‘伤世偷生’四字说尽了他的半生——甚至一生——端的。”相骐驎于牝牡骀黄之外，发隐衷于嬉笑怒骂之中，钱先生当颌首解颐。“钱先生真正的志趣并不在做学问，而是写小说。窃以为钱先生暗地里总在长哭当歌，他一生想写的东西根本还没有写！”目光如炬，高论快语，远胜于学士辈百篇千论。不过，钱先生小说家的才情笔致终难闷匿，已迂回隐藏于学问中，稍微减少了人间世的缺陷。

鍾书君爱说，长处即缺点（le défaut de la qualite），观其所长以知其所短；短长长短，因果互转。廷华先生短缺的是笨功夫——“考据”。清人以“义理、考据、词章”鼎足；廷华先生虽欠“考据”之功，好在他才大力雄，善避善扬，决不至于覆餗。

1999年4月

目 录

序 范旭仑	1
第一编：晤对篇	
“三国”迷人亦误人	1
僧中噱事	5
诗国横杠不须抬	7
“亲爱者”与“冤家”	8
冷官、转驴、棱角汉	10
托词、官话、投机者	12
人性与山水	14
“文曲星”难概文事	16
怪才怪诗	18
和光同尘与避祸远害	20
辟佛的卓见雄辩	23
治病与治世	26
义利之说	28
宗教与师道	29
“功名”论	31
“声名”，谁能避得开	34
标新立异——致谤之由	36
“食鱼免相”已成陈迹	38
司马迁的“侘僚”	40

2 在澹定中寻觅

愚人与自愚	42
官仙互慕	44
“方外”仍在世内	45
华夷之辨	47
小聪明	49
“与世浮沉”与“与化游息”	50
知为虬虱仍放怀	52
传神与写貌	54
笔下鬼神可生姿	55
求鬼神即求势利	57
“看破”与“不看破”	59
“妄念尽息”与“名实双行”	60
“拔宅守厕”实堪哀	62
草木铁石与人欲	64
“打小报告”者形态种种	65
文字狱：“硬译”和“日照”	68
食蚶·惜物·杀人	70
官相	72
法治之髓——徒辔有策	74
“鼻息”之说	75
“扶寇而自重”之说	76
谈“人和”	78
“通权达变”也堪哀	80
“奇妒”与“不妒”（一）	82
“奇妒”与“不妒”（二）	84
“三反”、“三戾”代不乏人	85

嬖臣未必小白脸	87
“踞厕临事”之类	90
“跌荡放言”——“精神不正常”	91
酷刑和法制	95
罪名·血泪·滑稽	97
美意·苦心·物象	99
说“狂”	101
“健忘症”种种	103
论犯罪	105
“自大狂”种种	106
对《货殖列传》的持平之论	110
潮歇看海	113
《史记》、《汉书》“货殖”观比较	115
“势利”与平常心	117
谀墓不怕鬼知羞	119
幽趣真情	121
劝君不读书	122
谈交友	125
人情幽微	128
哭丧与哭唱	131
哭之功与哭之苦	133
酒桌恩怨	136
关于“读书”的悖论	138
“孔方兄”之谓	140
钱·鬼·神	142
文价·身价·游戏规则	144

4 在澹定中寻觅

挑小刺而揭大谬	146
战争面前的文人	147
“进退维谷”之解	149
“顺世就势”之理由	151
“不幸成双”之谑	154
“充类至尽”的妙用	155
“代溺”	157
“古董”噱谈	158
诗国风采各径庭	159
悲剧意蕴中的屈原与庄子	161
钱鍾书论书札记	164

第二编：抒臆篇

悲歌与笑柄	191
——钱鍾书先生笔下的两个陆游	
读《中国诗与中国画》献疑	199
对钱鍾书先生一处议论的异议	211
慎谈钱鍾书	213
诗文反差：聂绀弩与钱鍾书	215
钱鍾书的愧悔	220
“堂吉诃德”何处寻	223
多发“文墓”少“埋”活人	227
残酷的幽默家	230
《废都》、《围城》比较谈	233
从王朔的小说想起	234
老坡意趣此中勘	236
——读钱鍾书先生书法	
后记	242

第一編

崇 赏 篇

“三国”迷人亦误人

《三国演义》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观众中造成很多热闹。小说《三国演义》较之小说《水浒》，其借托的历史事件要壮阔得多，其中人物也繁杂得多；其写法是画龙点睛似的，追求简洁中的传神，不像《水浒》能够铺排开“宋十回”、“武十回”。一百二十回的小说，压缩成八十四集的电视剧，在简洁之中还要再求精练，那就只好是高级“拉洋片”了。

痴想如此，或许是“读《三国》流泪，替古人操心”的又一例。“三国”时期的龙骧虎斗，亦略同“春秋无义战”；但军事谋略和政治权术的表现，却堪称高水准。躬耕出身的诸葛孔明被誉为“万世师表”，引车出身的关云长终至与孔夫子分庙而享。这其中，倒表现出历代统治者对文“士”武“士”们的一种精神撩拨。

《三国演义》很早就走出了国门，尼克松总统在越南打不赢的时候，也曾想从这小说中窥出点对付“游击战”的门径。打仗终是没打赢，不过，诸葛孔明的离间兼统战之术倒似乎真被他窥得去了。坐观“华约”解体，笑看中苏论战变至开打，美国佬真在当世“三国”逐鹿中占了便宜。

如果要评选一部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当在首选。正是因为如此，不论吾华人物或外邦人士，从来是将《三国演义》当作“容易使人聪明”之“史书”来阅读潜研。钱鍾书先生有段话：“《水浒》、《封神》中人物多不见经传，事迹亦奇谲荒唐，士大夫鲜以为信史。《三国志》则不然，弥近似而大乱真，读者忘其不实无

稽,误以野语为雅训之言。”^① 清朝大名士何屺瞻在信札中引用《三国演义》中“既生瑜何生亮”之语,被另一文士毛奇龄讥讽以致终身惭愧。钱鍾书先生引陆祁孙《合肥学舍札记》:“尝见京朝官论蜀汉事,用及挑袍等事,笑枋流传。”^② 故事传奇只堪为谈助,不为用事之据,钱先生自谓:“余童时闻父师之教亦尔。”或许曾痴想关云长遭逢李元霸,难以处置,钱先生之“父师”特为叮咛,庶免高才径入“别趣”。虽然,其用心良雅,收效未必佳耶。

“三国”故事确实是太深入人心了,不仅庶民百姓、三家村学究喜谈,冠冕之辈侃侃于庙堂,亦代不乏人。钱先生举姚伯昂《竹叶亭杂记》:“雍正间札少宗伯保举人才,举孔明不识马谡事。宪皇帝怒其以小说入奏,责四十,枷示。”^③ 这恐怕要算酷嗜《三国演义》而致最悲惨的例子。诸葛亮忽略刘备遗言,不察马谡之“言过其实”,原非小说家言,这在正史《蜀书》中是有明确记载的。那位札少宗伯的淋漓鲜血,真是冤枉。钱鍾书先生亦不免愤慨:“雍正知小说有之,而浑不知正史亦有之,足见其曾读小说,复见其不曾究正史。挟人主之尊,浅学自雄,妄作威福,其不信《演义》与京朝士夫之误信《演义》,楚固失而齐亦未得矣。”^④

“浅学自雄,妄作威福”已自可笑。荒诞绵亘至今世,更有颠倒原意,而欲加广大发扬之教化主。罗贯中演义“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已与史书原意不同,“汉贼不两立”、“拥汉非曹”,在《演义》中随处可见,以史家之论鉴,必不引为圭臬;以教化家之需取,大可别处取材。嚳嚳之口,竟强聒罗贯中之酸泪而为“大一统”之喜幡,且高堂讲布,命以令行。以无知而诩会赏,较之“浅学自雄”之属,又实堪为继踵耶。噫,“读三国流泪”,迂且善也,似此等鲁莽灭裂,真堪为中华文化一掬泪耶。

①《谈艺录》(补订本)第560页。

②《谈艺录》(补订本)第560页。

③《谈艺录》(补订本)第641页。

④《谈艺录》(补订本)第641页。

僧中噱事

愚居西安，在隋唐时期便得香火之盛的兴善寺之侧住过多年。居处与寺庙仅一墙之隔，且是一堵断墙，不须学张生之态，稍为抬腿便进入紫香响磬之地。有天读书读到无聊，又到那寺中，很唐突地问一位僧人：师父在这里，黄卷青灯，真有趣么？我这唐突，自然是惹得僧人怫然作色。惶愧之际，我赶快拿出两元钞票投入那功德箱中。如此现炒现卖，自己都不好意思，孰料那僧人态度立刻和缓下来，极愿意说东说西地指教了。

我无缘拜会高僧，因俗僧更因俗念，使我对出家这种事，觉得实在只是一种避难或避责任的手段，如同鲁提辖打了镇关西之后。崇敬若弘一大师，诸艺臻妙，真正悟透了人世炎凉，入清静之门，更行清静之事，当世乏俦。像东坡居士那样，有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谈什么出家在家呢。苏东坡倘若圆融一点，是很有资格继承司马光的首揆地位的。然而他不，骨子里他是“任性”，是“适性”。他一直也不因“累”而铄志。入世入得最深的是东坡，出世出得最远的还是东坡。倘学得东坡一星半点，似乎也比惊天动地去出家稍识佛趣。弘一法师的出家是静默默地，绝无张扬。

不久前在大街上又遇见两个结伴化缘的女僧人，都穿着整齐甚至挺括的“海青”，非惟不见清冽之气，倒似乎很昂臧的。她们强拦住路人要捐献。本来，为“买路”，把她们些许也罢。可是，女僧人举着在什么会议上和什么大人物的照相，佛法倒要官威来“保驾护航”，倒使我顿生恶感。伸到钱袋里的手又抽出来，夺路而行。

以脱俗之名而心堕俗渊，其俗浸肌渥骨。钱先生援引前籍，颇多调噓，如王渔洋曾送一位自称应酬之忙和尚笑语曰：“和尚如此烦扰，何不出家？”钱先生还引杨诚斋之句：“袈裟未著嫌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陆放翁《化成院》诗：“肥僧大腰腹，呀喘趋迎官。走疾不得语，坐定汗未干。高人遗世事，跣趺穴蒲团。作此望尘态，何如返巾冠。”

陆放翁的时代，“天下名山僧占多”，谅非虚语。僧俗杂处，既无废庙毁佛之劫，亦无政策上的特殊倾斜，也就容得陆放翁放笔切讽，冶为典型。到了清朝，皇室为巩固自身计，对佛宗优礼空前，皇太子殿都可易为梵宫，僧威足见。当此之世，俗僧的典型化又较陆游笔下明显，还是钱先生，援引赵瓯北之诗：“山僧例趋势，向我发叹嗟。苦道酬应冗，身不脱袈裟。方参达官署，又迎贵客车。厨炊香积饭，炉选头纲茶。其词若有憾，其意实自夸。一笑语山僧，毋乃路已差。尔既厌烦嚣，何不出了家？”读瓯北此诗，会不会使人想起《围城》中那个动不动开口“行政院的朋友”的陆子潇？陈四益先生讽“忙官”有诗：“浮生着甚空奔忙，离了华筵奔会场。偏道当官多辛苦，吃喝还要念文章。”与赵瓯北笔下“忙僧”同抒一慨。

愚居西安兴善寺东时，有一邻居，在文艺单位任职，颇多惊人之论，亦有薄名。忽一日到某座名山里当和尚去了。因己及人，以愚之俗思俗念，亦欲脱烦嚣，家长里短摆脱不开之外，还恐怕山寺里的饭菜，寡淡得受不住；同时当然也佩服这位朋友的超绝和勇敢。这种佩服，有如听说某位文人有一天真的拿起刀枪到前线去流血拼命。自愧弗如之中亦不免唏嘘，还有些同情。突然，听到关于这位朋友的消息，是打问社会上对他的举动有何“反响”！

诗国横杠不须抬

钱鍾书先生在评价袁枚的《随园诗话》时，拈引故实，列数旧时文人抬横杠之事，颇为有趣。

在《随园诗话》中，有“毛西河诋东坡太过。或引‘春江水暖鸭先知’，西河云：‘定该鸭知，鹅不知耶？’”袁枚即诘之曰：“若持此论诗，则《三百篇》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斑鸠鸛鸛皆可在也，何必睢鸛耶。‘止邱隅’者，黑鸟白鸟皆可止也，何必黄鸟耶。”

如此看来，毛西河简直是释诗者中的怪物了。钱先生觉得袁子才冤枉了毛西河，举《西河合集·诗话》：西河与汪蛟门论宋诗，略云：“汪举‘春江水暖鸭先知’，不远胜唐人乎。予曰：此正效唐人而未能者。‘花间觅路鸟先知’，此唐人句也。觅路在人，先知在鸟，鸟习花间故也，先者，先人也。若鸭则先谁乎。水中之物皆知冷暖，必以鸭，妄矣。”

钱鍾书先生评曰：“颇能诡辩。”①

明朝竟陵派诗人钟惺诗有句：“桃花少人事”，有诋之者曰：“李花独当终日忙乎？”谭元春诗有句“秋声半夜真”，便有抬横杠者云：“则甲夜乙夜秋声尚假乎？”

此种钻牛角尖的说法，倘蔓延开来，则世间之诗无一首不可诋诌之。“五更鼓角声悲壮”，固然，若在三更，岂不更摄魂夺魄？

①《谈艺录》（补订本）第221页。

“深巷明朝卖杏花”，自妙，岂桃花李花不可卖？“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黔人必不服，或谓黔道之“隔山能说话，见面要一天”，其难当不在蜀道之下耶。诗之比拟，万象择一，焉可一语而笼众物！且世间物象，形同貌类者多矣，倘毛西河之例争执起来，诗国官司当如恒河沙数。

“亲爱者”与“冤家”

世间之事物，接近的便容易成为同类。不惟人类，植物、动物亦然。在求得基本生存的过程中，非我族类而动啖噬杀伐者居多，而在文明较为发展的人类社会里，情况就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互动杀伐的往往是关系最密切者，“斗争”时间最长久的往往是亲人或爱人。中国自周天子封疆分土，七百年间杀得难分难解的都是同姓宗族。美国人很看重“隐私权”，但一入政界，就要承受被发掘隐私的煎熬，而那互为发掘的则又是共同觊觎着某个位置的水准层次差不多的政客。发掘对手，亦不啻是自己的心理冒险。吾国的抗日战争打了八年，当年的战犯军酋重游华邦，鞠躬如仪之时，谁还汲汲于彼辈当年手染的鲜血；而亲密战友之间的相忘尔汝乃至血刃相见，则使每一个曾迷惑于其间的子民们永世难忘。

再说得家常一点，人的一生，越是形影相随，割舍不开的人，就越是互动心机、斗争时间最为久长的人。我们每到追悼会上，看见那死去活来的泪人，当然是与死者感情最深的，但往往又是心中愧悔最重的。一般朋友，那三行两点泪滴或者是触感动情，或者只是虚应故事。在中国文字的训诂里，“哀”与“爱”原是一个字。

如果我们即此便遽下结论：朋友便是仇敌，亲人便是对头，那当然太绝对化。钱鍾书先生曾引西哲之语谓：“明于人事治道者，必不限断井然。虽然，日与夜之间诚难一截以判彼此，而光明与昏黑固可区辨不淆。”^①

人们口语中所谓“对头”、“冤家”，其实亦不妨看做亲友、爱人的代名词。钱鍾书先生引古人《烟花记》有云：“‘冤家’之说有六：情深意浓，彼此牵系，宁有死耳，不怀异心，此所谓‘冤家’者一也；两情相有，阻隔万端，心想魂飞，寝食俱废，此所谓‘冤家’者二也；长亭短亭，临歧分袂，黯然销魂，悲泣良苦，此所谓‘冤家’者三也；山遥水远，鱼雁无凭，梦寐相思，柔肠寸断，此所谓‘冤家’者四也；怜新弃旧，辜恩负义，恨切惆怅，怨深刻骨，此所谓‘冤家’者五也；一生一死，触景悲伤，抱恨成疾，殆与俱逝，此所谓‘冤家’者六也。”钱鍾书先生说：“求以文义，唯‘五’尚得曰‘冤家’，余皆不切；按之心行，则爱憎乃所谓‘两端感情’，文以宣心，正言若反，无假解说。”钱鍾书先生还引用谭嗣同《仁学》中语申发之：“淫而杀，杀而淫，其情相反，其事相因；杀即淫，淫即杀，其势相成，其理相一。”堪为抉微之论。

西哲曾谓：“世间最深的是大海，比大海还深的是人心。”恩仇爱恶，真渥渥难判。钱鍾书先生说：“事物分门，核心明确而边围含混；或言范畴族类之交界乃‘朦胧区域’，如黎明与黄昏然，昼夜终始，断定殊难。外物犹尔，衷心弥甚矣。”^②即以《烟花记》中阐释“冤家”之六种情状，谁又能说，彼此之间不是互为衔接，互为转化的呢？

①《管锥编》第1057页。

②《管锥编》第1058页。

冷官、转驴、棱角汉

李鸿章曾有一句名言：“一个人连做官都不会，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合肥为一朝人臣之尊，圆融谦恭的功夫自然也堪称班头行首。不过，凭实而论，他亦是在艰困复杂的环境中磨砺而出，曾被骂名，实在也是当时国势困沮长才；就是骂他的张之洞们，委实也高明不到哪里去。李鸿章睥睨群僚，其中恐怕也冤枉了不少在官场碌碌一生的人。

钱鍾书先生在论述董仲舒《士不遇赋》中：“孰若返身于素业兮，莫若随世而轮转”时说：“巧宦曲学，媚世苟合；事不究是非，从之若流，言无论当否，应之如响；阿旨取容，希风承窍，此董仲舒赋所斥‘随世而轮转’也。”^①

窃以为读书人若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实则也是不愿“随世而轮转”。陶公辞令以后的生活，自谓“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以肥马轻裘况之，自是苦也；今世与古时相较，官场旧习究竟改变了多少，真不好说。俗眼观之，真正苦的，并非陶渊明辈。

身居通都大邑，有时不免到某些大机关走走。得睹其中风景：机关门禁是森严的，有些远道来投诉的乡下人，不明就里，开口便要见某某长，反不得其门而入。机关之内，倒有不少人在呆坐或瞌眊，也有些在热烈地谈论夜来的电视剧情或者分廉价的苹果。比起如今昂藏街头，一掷百金的“款”字号，机关干部的生活毋宁是清

^①《管锥编》第922页。